

跟随存在歌吟

刘程

著

GEN SUI
CUN ZAI
GE YIN

我从来都不曾来过
我一直在离去
我的记忆已然不再清晰
可否允许我沉沦的漫游的灵
重返陌生的大地
所以
当我某一次的仰望
有天地神人的贯彻如一

语言诉说着自己
而我只想聆听
我的话毫无意义
敞开你的遮蔽
当世界与大地交汇
我会行走在阴密的树林里
筑造我生疏的一片栖息地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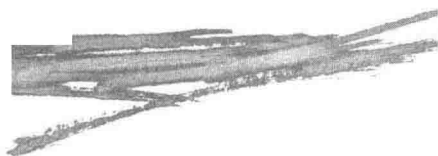
跟随存在歌吟

刘程
著

敞开你的遮蔽
当世界与大地交汇



我会行走在荫密的树林里
筑造我生疏的一片栖息地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跟随存在歌吟 / 刘程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7-5360-8089-8

I. ①跟… II. ①刘…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6107号

责任编辑: 凌春梅

技术编辑: 薛伟民

装帧设计: 礼孩书衣坊

书 名	跟随存在歌吟 GEN SUI CUN ZAI GE YIN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6.625 2 插页
字 数	120,000 字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行走者的歌吟

——《跟随存在歌吟》序

戚学英

认识刘程已经很久很久了。印象中的他总是浅笑着，言语不多，音质低沉，瘦，永远背着一个黑色的旅行包，行色匆匆，总是转身即走的样子。他也确实一直在走。认识他不久，他就去了美国，从美国回来后，没多久，他去了广州，再没多久，听说他去了英国，又过不久，听说他在澳洲。时日久了，刘程在我心中的形象就只剩下一个背影了，再就是N年前他分享给我的几首诗，记得当时我随兴和了一两首小诗的，纯粹是为和诗而和，强赋新词所作，也没有留下来，写了什么也忘了，写完后迅速回到日复一日喧闹却单调的生活中。偶尔想起刘程来，能想起来的仍然只是那个背影。也许同时想起来的还有远方和诗。

没想到，这次刘程寄来的，却是一整本诗歌。同时寄来的，还有远方、天空和大地，以及作为一种存在状态的诗意。读他的诗，你会跟着他一起行走，跟他一起穿行阿尔卑斯山的黑森林，在郁暗的穿行中，发现自己，“没有月亮和繁星/我

是世界最明亮的眼睛”（《黑森林》）你会跟着他感受“似乎还有一场雨/在湖区的边缘静谧”，是雨的到来让湖区更为静谧，还是湖区的静谧让雨的到来也是如此的静谧？而“黑眼圈的羊儿/看着时间在奔跑中停息”（《黑眼圈的羊儿》），活脱跳跃的羊儿，让时间变得如此鲜活生动，当羊儿停息下来，时间也在奔跑中停息下来，一切都是如此静谧。你也会跟着他“沿着花径/那条春日里的长长花径/带着阳光和丛林中的野兔/朝着未名的前方远行”。虽然前方是未名的，然而，一路披花拂柳，草长莺飞，“点点繁星的花径/在远方雀跃前行”（《花径》）。唯其未名，远方才更具诱惑与诗意。你也会跟着他“一直行走/前路没有尽头”，而“绵延而去的/是生命中的雨和雪”，家却是“一个个路口/一次次泪眼婆娑的守候”（《回家》）。

行走者是孤独的，行走者笔下的生命却注定是孤独而丰盈的。读刘程的诗，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荷尔德林的诗作《人，诗意地栖居》“人充满劳劦，但还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在这个只有劳劦已然不再诗意的时代，刘程用他的诗歌筑造着诗意的栖居。栖居是一种存在的状态，而诗意地栖居则是对自我与存在的诗性关怀。

《跟随存在歌吟》是诗人对“诗意地栖居”的解读，也是对自我与存在的诗性叩问。对诗人来说，存在是自我与世界的每一次相遇，是无数个此在。世界在无数个此在中向我打开，而我在无数个此在中形成并呈现生命价值。“我从来都不曾来过/我一直在离去”。当我来时，我也在离去。我不属于过

去，也不属于未来，或者说，没有一个本质性存在的我，我只属于无数个此在。因此，我追寻的是每一个生命丰盈的此在，是“沉沦的漫游的灵/重返陌生的大地”。当漫游的灵重返陌生的大地，灵有了坚实的归宿，而大地也因此而具有了神性。于是，“当我某一次的仰望/有天地神人的贯彻如一”。我以45度角仰望天空，世界向我展现的是天地神人贯彻如一的此在。仰望是脚踏大地，以一种虔诚敬畏的姿态，面向天空与神灵。当诗人仰望时，世界向诗人敞开。“语言诉说着自己/而我只想聆听/我的话毫无意义/敞开你的遮蔽/当世界与大地交汇/我会行走在阴密的树林里/筑造我生疏的一片栖息地”。排除强加给语言的含糊不清的纠缠纷扰的意义与功能，解除一切意义的遮蔽，让语言诉说自己，即让世界向我敞开，让重返大地的灵与神无阻隔地交流，让“世界与大地交汇”。而当世界与大地交汇，诗人的身心也有了安放之处，“我会行走在阴密的树林里/筑造我生疏的一片栖息地”。世界予我以荫凉，以庇护，以虽然生疏却足以敞开自我的栖息地。

诗意地栖居不仅仅是一种存在状态，也是对人沦为理性工具的抵制与对生命存在意义的诘问。《半拒绝你——致科学》中“请你/不要以你犀利的目光/看我/我知道/是你 支离 破碎了 我”，理性的目光是犀利的，有如金属般割裂圆融自在的生命存在。在理性的凝视下，“我”的生命也被理性化，工具化，被分裂成各种原子，作为工具化存在楔在理性支配下的各种结构之中。于是，生命支离破碎，时间支离破碎。支离破碎是一种无生命的存在状态。因此，诗人说“请你/不要以你

杀戮的手法/对我/我知道/是你 高高 在上 于 我”。理性以科学的面貌出现，自据为真理，“以主宰的姿态”高高在上。诗句中的空格呈现出生命被置于理性的冷漠凝视下，支离破碎的状态。它让人想起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中支离破碎的肢体。毕加索用支离破碎的画面抵抗战争对人的杀戮。而诗歌用支离破碎的语言抵抗以科学为名的理性化世界。因为，在诗人的世界里，生命应该是圆融自在的，是“一个完全的生物”，“一个齐整的存在”，是“一个活泼的跳动”。然而，当理性已然主宰个体的存在，无数的个体已“默然无语”，已“悄无声息”，已“隐忍按捺”，一如毕加索画中怪异而沉默的几何体图形。于是，诗人选择坚守生命的原初状态，抵抗理性对生命空间的挤压，拒绝生命的萎顿、苍白、单调与冷漠。于是，对诗人来说，此在是“一次昂扬的挣扎”，“一次执著的纷争”，一次“茂盛的开放”。唯其坚守，挣扎才是昂扬的，纷争才是执著的。唯其有挣扎，有纷争，开放才如此茂盛。此在是支离破碎中一次又一次顽强的自我完成。因此，每一次的自我完成，都将是“一回轮转的传说”，“一回奇迹的展示”，“一回不朽的歌唱”。每一次的自我完成，也因此而变得更为暴烈，更为凶险，是一场“非人的高尚纯洁的暴动”，是“热浪与冰山的冲击和暴动”，是两性之间无法止息却终将平息的缠绕与厮杀（《暴动平息》）。“暴动”是“非人”的，却又是“高尚纯洁”的。非人即意味着非理性化，意味着原始力的涌动，而高尚纯洁却又赋予非人的暴动以美学意味。流血、伤口、刀剑、死亡与仙境具有同等的诱惑力。暴动是“意外”

的，却又是“处心积虑”的，是一场蓄谋已久、义无反顾的爱恋、缠绕与厮杀。所谓意外，即在理性判断之外，也即在理性宰治的时间之外，旁出横逸的另一种时间序列。这一时间序列来自于生命、肉体，因此才有流血、伤口、交织与缠绕。暴动之于义无反顾，正因为这是一场对理性的反叛，对被理性宰治的时间的反叛，是来自“前生来世”的暴动，因此也是来自绵延不绝的生命力的涌动，其势汹涌，以至于暴动。在被理性宰割的时代，此在是一场爱恋、肉体、生命的暴动。

诗意地栖居意味着对丑陋与卑劣的拒斥。诗人宁愿“用你最和美的声音/和着你甜蜜的杀意”把我埋葬，“将那高贵而孤傲的灵魂/铺满鲜花/洒上香酒/唱着仙乐/升起在遥远的国度/离去”。诗人不愿意高贵的灵魂“委屈在得意者猥琐的笑颜之下”，不愿意不屈的意志“寄托于卑劣者无耻的用心之下”，不愿意美丽的形象“靠丑陋的鼻息来维系才算安全”，宁愿“一切划归于原始”（《世上原来不曾有我》）。诗人拒斥的是猥琐、卑劣、无耻、齷齪的存在，是“茫然无视的熙熙攘攘/挤压我久已疲乏的张望”，是“为了失去与得到之间的解放”，是“那种难忘的窒息/毫无意义的快活”，那只是毫无诗意、毫无节制的欲望的奔流。诗人向往的是“奔走在空旷的人际”，是“永生的怒放”，是“旷野”里的“狂野”。（《诗意的忙碌》）刘程喜欢用撕裂、撕碎这样充满破坏性的语词。

“可否把自己撕裂/交给莫名的这个夜/听见春风吹动/一场似花非雾的雪”（《撕裂》）“愿意看着你/优雅地撕碎整个春天/把神灵当作落叶/纷乱一地的践踏如泥”（《撕碎这春天》）撕

裂的冲动来自于现代人无处不在无处突围的焦虑。诗人要撕裂的是以理性、现代、进步命名的时空，是紧紧捆绑着自己的一切外在的束缚，要把自己交给春风，交给雪，交给“梦想已久的飞翔”，交给“枝繁叶茂的盛开”。因为“郁郁葱葱”的“一腔期许”，因为蓝天的离去，和“久远花儿的叹息”，诗人选择了“行走/行走”（《撕碎这春天》）。行走是诗人对现代时空的抵抗，也是一种诗性生活的状态。我“孤寂行走在拥挤的人群里/发现自己/失去自己”，我在拥挤的人群中发现了自己，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都是你，也都是我，因此，在发现自己的同时，我也失去了自己，独一无二的自己。于是，我选择在“陌生而冷漠的天地/行走/行走在我的天地里”，“独自担当/所有的重与力”（《孤寂行走》）。行走者的灵魂是孤寂的，“我看见我的生命里/灵魂的孤寂”（《生死之间》）。然而，诗人仍然要“从天涯走到天涯”，“拖着一个行李的家/从心的天涯走到天涯/昏黄的路灯下/落寞开成了花”（《从天涯走向天涯》）。也许远行将会是另一次幻灭，然而，诗人只能一直在路上，用在路上拯救堕落，用迷蒙的背景填充人生的虚空。

读刘程的诗，会清晰地感受到诗中的大欢喜，大悲悯。在他的诗歌中，“奇迹在字里行间奔袭”，而不经意的转身，会让“时间在呼吸里窒息”。生命是“永生的怒放”，也是“无处安放”的身心。而爱让无处安放的生活、感情与灵魂得以升华，得以沉寂。诗人的爱是来自生命深处的爱，是与生命扭结为一体的。爱是“灵与肉的统一”，“我是你的肉体/你是我的

魂灵”。当爱逝去，“我禁闭在无边的黑暗里/望不到来世和今生的希冀”。因为我与你已交融在一起，“我的身体里是你新鲜的血液”（《从我头上飞过》），以至于发出的声音是“血的哀号”（《彼岸花》）。在诗人那里，爱即存在，爱与时间缠绕在一起。爱让时间窒息，也让滞重的岁月轻盈，是“滞重的岁月之书里”，“青涩的童话盈盈”（《冰雪聪明》）。生命的底色是苍凉的，唯有来自灵魂相遇的爱，才能温暖彼此的苍凉。“你是我永久的向往/掬一把心香/默默温暖彼此的苍凉”，“多么希望/感动地拉着你的手温柔/看着花开月落的余晖漫长”“当歌声第一次响起/当情爱再一次来临/多么熟悉的气息/化作抚慰灵魂的悠扬/在日与夜的交替中沉寂”，“沉寂一个世纪的叹息/或者五百年的言语/如果可以/它是否愿意苏醒/为了已经远去的约定”。岁月的余晖因为爱而变得漫长温柔，灵魂也因为爱而悠扬。你与我，是灵魂的相遇。于是，别离便是灵魂的别离，“别离/与灵魂的别离，这是怎样的惨烈美丽”。相遇时，你让时间变得轻盈。当你离去，爱在日夜交替的岁月里沉寂，成为一个久远的叹息，而言说也与爱一起沉寂（《多么希望》）。于是，生命成为一场与绝望的对抗。绝望蔓延，时空只有绝望。“任绝望蔓延旷野空旷”。绝望使得旷野更为空旷。内心成了旷野，不再是花开月落的旷野，而是“荒草疯了般生长”的旷野，寂寞无边无际，“没有距离的遥望”是一种怎样的望穿秋水？时间散失在无边的寂寞之中（《多想》）。

在这个“而今，谁还需要等候”的时代，诗人选择了一

场旷日持久的等待。“无垠旷古的静默里/人们去了又来”，而“我愿铺排我的等待/在你的千年静默里徘徊”（《我是一粒尘》）。等待可以“铺排”，如此大张旗鼓，而又静默无声。于是，岁月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期待”，是“生生世世的期许”（《到如今》）。爱与时间一起沉寂下来，成就旷世的孤独与美丽。于是，爱或者你犹如“一朵鲜红的毒蘑菇/盛开在寂寞的森林深处/无法采摘的孤寂/绽放着一段动人的美丽”（《毒蘑菇》）。在这场旷日持久的等待中，在生生世世的期许中，护持着那份等待与爱的人是孤寂的，然而，唯其盛开在寂寞的森林深处，唯其无法采摘，这份爱才绽放得更为美丽，更为动人。爱或者你犹如那“一握握的桃花”，让人“多想把她种在心间/在挤挤的欣喜里/看云山连绵蔓延”（《桃花涧》）因为你，连欣喜也是“挤挤”的，满满的雀跃的欣喜充盈在诗人心中，也充盈在连绵蔓延的云山之间。然而，诗人转而写道：“是否需要越过千年/抑或在花开的左边或者右边/凋落成/一片片/在那深不可测的桃花涧”。爱的本质是孤寂的，爱终将凋落，当爱一片片凋落在深不可测的桃花涧，也在成就着越过千年的桃花涧，孤寂却丰盈美丽的桃花涧。

那朵盛开在寂寞的森林深处的鲜红的毒蘑菇，那片深不可测的千年以来任桃花一片片凋落的桃花涧，成为时间的隐喻。沉寂与流逝，是诗人对时间的解读。在诗人那里，“你是我的守候/时间好似一尊佛”。时间如佛般静默、永恒，时间亦如河水，“再见时/你是他的佳偶/时间成了那条河”，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对时间流逝的感知，对岁月无可奈何的

挽留，使得诗人一再歌咏悲伤。诗人看见“有清晰的悲伤/在桂花香里彷徨”（《有悲伤在彷徨》），桂花香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而悲伤却清晰可见，且无路可循。“如花笑靥在初春绽放/深秋的蝶翅舞出缄默/冬雪覆盖跌落的悲伤/而我，看见你无意的绝望”（《追随》）随着时间流逝的，还有笑靥的缄默。悲伤在无路可循之后，以至于跌落，以至于被覆盖，终于无迹可寻。当悲伤也无迹可寻时，那是怎样的一种绝望。诗人意欲以沉寂对抗时间的流逝与内心的绝望。刘程的诗歌中反复出现“沉寂”一词。当爱离去，过去与未来被撕裂，时间被踏碎，犹如纷纷落落的雨雪，犹如对你所有的记忆。时间于离别之人，是可感知之重，与无法承受之轻。而唯有沉寂，才能让人面对已然撕裂的记忆，才能让纷纷落落的时间重新聚合，让爱沉寂，成为生命的底色，成为“从古至今/从现在到过去”那些“来来去去的身影/抹不开的足迹”（《告别》）。

于是，在刘程的诗歌中，爱欲与佛性也有了某种内在的关联。“再也无法触及你的指尖/纤纤缠绕我的明天/你的容颜/在经卷里缠绵”你的纤纤玉指缠绕着我的昨天和明天，而今天的我在经卷里感受到的却是你的容颜。你占满了佛家流转轮回的时间。“你的愁怨/在古刹上回旋”，古刹是圣洁的佛家清静之地，而你的愁怨却在古刹回旋萦绕。“你的思恋/在默念中流连”，爱与思念，转写了默念的佛家经义，而“你的缱绻/在青灯里绵延”。青灯常伴的是空静脱俗的心境，是皈依佛门的六根清静，然而，在诗人这里，青灯绵延的却是你的缱绻。（《听心》）整首诗由两种时空构成：充满着爱恋欲望的俗世

与无欲无望的寂灭。两种时空相悖相斥却又交织融合在一起，爱欲改写了佛家教义，同时也汇入佛家生生息息的时间之中。

诗人在不停息的行走中，在对灵与大地的思考，对存在与时间的叩问中，用诗歌的语言筑造了一个诗意的栖居之处。在他的诗歌里，诗意地栖居是心灵获得解放与自由的生存状态，是神性与爱欲共处的此在，是通向远方的生活，是生命与自然的融合。仰望星空，叩问自我的行走者是孤独的。然而这份孤独却让生命丰盈而自足。

刘程的诗歌充满着悖论。在他的诗歌中，时间可以同时是沉重也是轻盈的，可以凝聚也可以撕碎，到来同时也是离去，明天是不可挽留的，遥望是没有距离的，暴动是非人的却是高尚纯洁的，记忆的突如其来是轻轻却又沉重的一击，是残忍却是温柔的杀手，而悲伤是可以看见的，甚至于彷徨于无地……这种悖论是语词与语词的悖逆、冲撞与怜惜，是语词与自我的驳诘。克林斯·布鲁克斯曾在《精致的瓮》中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悖论适合于诗歌，并且是其无法规避的语言。科学家的真理需要一种肃清任何悖论痕迹的语言；显然，诗人表明真理只能依靠悖论。”科学家的趋势是固定其用语，把它们凝结在严格的文本之内，相反，诗人则倾向于破坏既定的意义结构，语言和词汇永远处于新颖的、意想不到的组合之中，言辞之间不断地彼此修改，彼此冲撞。唯其充满悖论，才使得诗歌更具张力，更具穿透力，更有效地获得一种简练和准确，诗歌的美在很大程度上正来自于此。语词与语词之间的相互悖离、驳诘、冲撞与互补，也是诗歌的自我解蔽，让诗歌的言辞穿透

语义的迷雾，不断接近、抵达存在的本真。

很难将刘程的诗归类。他的诗有着很强的思辨性，却并没有经院派诗歌的玄奥。他的诗歌融入了他对世界对生活的思考，却并没有板起脸来一本正经地宣讲。他不刻意用精致的语词去编织诗意。与其说他在创作诗歌，不如说是在用诗歌语言展示着生命的赤诚与鲜活。读刘程的诗，就像在听他独白，他在讲述着自己，也在被诗歌的语言讲述着。他的热情、躁动、沉重、低回、悲伤、欢喜，坦诚地呈现在诗歌里，但那绝不只是他的，也是读者的。诗人将诗集题名为《跟随存在歌吟》，也许歌吟更适合为这一类型的写作命名。《诗·大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诗是情动于中，不得不发出的咏歌。当我们不再嗟叹，不再咏歌，诗意何为？生命何为？存在何为？

是为序。

（戚学英，华中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武汉大学文学博士）

目 录

百川	001
半拒绝你——致科学	002
暴动平息	004
奔袭	005
彼岸花	006
冰雪聪明	007
博士之死	008
不当生存	009
不敢看	010
不可挽留	011
不停息	013
不再焦虑	015
曾经那么美好	017
承担	018
城墙	020
重回堪萨斯	021
从天涯走向天涯	022
从我头上飞过	023
大峡谷	025
稻草人	026
到如今	027

等候	028
蝶舞	030
毒蘑菇	031
多么希望	032
多想	034
芳芬	035
飞吧，小气球	036
福气	037
告别	038
给我一杯酒	040
跟随存在歌吟	041
孤寂行走	042
黑森林	043
黑眼圈的羊儿	044
湖畔花儿开	045
花径	046
回家	047
或许	048
记忆的重演	049
假如爱有天意	051
假如没有明天	052
紧心	053
京城	054
惊鸿一瞥	056
经卷	057
就这样	058
堪萨斯布雷迪	060

蓝的海	061
历史	062
李子	063
路	064
路口	065
乱	066
眉头	067
门槛	068
谜底	070
面对	072
明明	073
命中注定我爱你	074
那场雨	075
难刈	077
你	078
你不理我	079
你不属于我	081
你总在那里	082
你坐在山间	083
念过往	084
片片	085
起初	086
其实，你可以	089
期许	090
寝难安	091
秦俑	092
请你关上这扇门	093